

臉海裡的臉

瀛苑副刊

臉海茫茫，早晨亮了整個世界，一張張熟悉又陌生的臉孔像坐在奔馳的火車上，扭著脖子看向窗外的景物猢猻模糊而飛逝的極快。儘管如此，這樣陌生的臉卻化揉成了熟悉安心的感覺，飽飽的在心底緩緩地流動。

高中時，有個人是得天天固定照個面的，看見她，我便在一片人潮裡一下子清明了起來，往後憶起，總拿她當襯底，高中的氣味便晃間瀰漫了整個腦子，明明晰晰，彷彿昨日早晨才剛巧又遇見過，就在捷運的入口處、櫃檯、大廳、手扶梯上的背影、候車的椅上、黃線後、捷運車廂內、座位上；或坐或站或與人交談、有時站著發呆，兩顆黑白分明圓亮的眼東轉轉欽西轉轉的，有時靜靜的半垂著好似睡著了，但又像在回味些什麼，不小心便會低吟地笑出輕聲，唯恐惹來好奇的眼光，欲笑卻又想硬生止住，就這樣慾望和理性拉鋸著，一抹笑意老盤旋在她的笑窩裡，散出甜甜的膩人香氣。

每天一秒鐘的凝視，沒有交談，卻比每天相處超過8個小時的同學多過這麼許多。多在那兒呢？多在她所給予的想像空間，還有老是遇見在那異於四周建築的捷運站裡吧！彷彿這一點的不同，便整個兒徹徹底底的都不一樣了起來。

記憶像食物鏈一樣。五年後，現在的我，回憶時，便會濛濛的看見那個努力撐著半睡的兩隻眼走著的我，卻仍是把她看進了心裡，然後便會想起那時每天上下車的兩個捷運站和站裡嚷嚷的人潮。那些細細碎碎照片似的過往。聽！「卡擦！卡擦！」好像真有人拿著相機就站在那兒、那兒、還有那兒，拍著。有時候一顆心裝了太沉重的東西，拖住人，幾乎讓人走不動了，沉沉的。像是地球上那麼多百分之七十的淚水、靈魂底那麼多百分之七十的悲傷、肉體內那麼多過多的疲累。

這兒……一天的起點和終點，像一條快速流動的河，總會從你身上帶走一點東西

，於是，人變的輕巧了起來，踏出捷運大門，天上的星和人間的燈，一顆顆一盞盞地亮了。黑夜趕在白日後面來了，而我，也微笑著悄悄的畫了個圓滾滾的圈圈。

2010/09/27